

## 翻译家马礼逊汉籍英译事业述评

邓联健

(广西大学 外国语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4)

**摘要:** 翻译并非传教士马礼逊来华之主业,但他在英译中国文献方面取得了卓著成就。其英译作品包括两部成册译作、大量报刊文章以及《华英字典》等工具书和教材中极其丰富的词、句、段、篇译文,内容涵盖儒家典籍、官府文件、通俗作品和时事报道等。马礼逊的翻译基本坚持“直译”策略,综合运用直译、意译、逐字译以及“翻译加注释”等多种方法,为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做出了开创性贡献。

**关键词:** 马礼逊; 中国文献; 英译; 传教士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544(2019)06-0092-06

**Abstract:** Although translation did not rank among the top priorities of Robert Morrison's mission to China, his pioneering work did contribute tremendously to the westward move of Chinese culture. His translations include two books, quantitative periodical articles, as well as detached phrases, paragraphs and articles seen in the dictionaries and textbooks he compiled, covering Confucian classics, official documents, popular literature and news reports. Guided by the strategy of "literal translation", Morrison adopted various methods such as literal translation, free translation, "word for word"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on + illustration".

**Key words:** Robert Morrison; Chinese texts; English translation; protestant missionary

DOI:10.16362/j.cnki.cn61-1023/h.2019.06.017

### 1. 引言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对于新教在华传教事业贡献很大,特别是其汉译圣经之功影响巨大深远。马氏对大量中国文献进行翻译、编译和摘译,是比较系统地将中国文献翻译成英文的第一人,在中国文化向英语世界传播历程中具有开山之功。

有关马礼逊的生平、思想和传教事业,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关于他的英汉翻译特别是圣经汉译,研究成果也颇为丰富、系统。然而,对于马礼逊的英译中国文献活动,相关研究迄今仍显零星、稀少,跟马氏汉籍英译事业的卓著成就还很不相称<sup>①</sup>。本文对马礼逊一生所从事的汉籍英译工作进行全面梳理和分析,旨在彰显一位翻译事业不幸被遮蔽的翻译家,力求揭示一段一百多年前一名西人在华从事翻译活动的历史面貌。

### 2. 翻译成就:量大面广

马礼逊的汉籍英译事业,可谓量大而面广。其所译文本按内容可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儒家典籍和蒙学读物;二是清廷各级官府文件;三是各类民间通俗作品;四是时事报导。各类译作的存在形式有独立成册的译文集、刊载于报刊的单篇译文以及散见于字典、教材和著作中的附带性英译词、句、段落和篇章。

本文总结统计马礼逊的汉籍英译成就,参考了四个重要书目,即卫三畏的《中国研究著作目录》(Williams 1849)、伟烈亚力的《1867年以前来华新教传教士列传及著作目录》(Wylie 1867)、王尔敏的《中国文献西译书目》(1975)、考狄的《中国书目》(Cordier 1904—1907)。统计过程中比对了以上几个主要书目,并在全面搜索《印中搜闻》《中国丛报》等报刊的基础上对书目信息进行补充、订正,以期全面准确反映马礼逊汉籍英译事业全貌。现将马礼逊英译中国文献按译作存在形式做一分类介绍与分析。

#### 2.1 独立成册译文集

马礼逊独立成书的译作有两部,但均非专著英译,而是文献选编性质的译文集。

《中国通俗作品译文集》(*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1812年出版于伦敦,是目前所见马礼逊最早公开发表的汉籍英译作品。选文包括《三字经》《大学》《三教源流搜神记》选篇“佛”与“道子”、《劝戒食牛肉》、《合讲》节选之“圣谕释义”,以及“书信四例”等共8篇。

《中国作品英译集》(*Translations from the Original Chinese with Notes*):1815年出版于广州,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嘉庆帝《遇变罪己诏》等诏书、上谕7则以及大臣奏折2通,全部译自《邸报》。二是两首唐代诗歌,分别为杜牧的《九日齐山登高》和许浑的《村舍》。

我们揣测,马礼逊发现这些在中国广为阅读、对中国人影响至深的作品后,希望通过他的英译,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教化作品并借由知晓中国人的道德状况。中国话语能够传播中国语言文学和文化特色,塑造中国国际形象,西方国家正是通过中国话语真正认识中国(曹灵美、唐艳芳 2017: 89)。

## 2.2 报刊所载单篇译文

马礼逊是英文季刊《印中搜闻》(*Indo-Chinese Gleaner*)的倡办者,并且在“通讯员和文章作者人数都很少”(Milne 1820:191-192)的情况下,是该刊五位主要供稿人之一,且其供稿相当一部分为中国文献之英译。此外,他还在《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皇家亚洲学会志》(*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等在当时具有重要影响的杂志上发表过大量单篇译作。表1所列是马礼逊以真名“Robert Morrison”和笔名“Amicus”“Servus”发表的汉英翻译作品<sup>②</sup>。

表1. 马礼逊发表于报刊的单篇译文一览表

译作篇名	发表时间	发表刊物	原作者	原作名(或内容)
Of the Tea Sect	1817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1: 21-24 <sup>③</sup>	未详	调查清茶门教案的奏折、御批以及处理情况
Journal of Occurrences	1817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2:47-50	未详	《邸报》报导7则
Prime Minister of China Degraded	1817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2:51-53	嘉庆帝	嘉庆帝贬松筠上谕
Peking Gazette, August 9, 1817	1818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4:89-92	未详	河南御史奏折
A Chinese Mythological Writer's Account of Christ	1818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4:109-111	徐道、程毓奇	《神仙通鉴》(节译)
A Chinese Description of a Good General	1818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4:113	未详	所据文献不详
A Singular Edict Respecting the Causes of the Draught of 1817	1818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5:144-145	嘉庆帝	关于旱灾原因的上谕
A Martyr to Chastity	1818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6:202-204	未详	所据文献不详
The Happiness of Being Born in China	1818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6:204	石成金	《传家宝全集》(节译)
The Paradise of Fuh	1818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6: 208-212	彭际清	《西方公据》(节译)
A Speech Addressed by an Emperor to his Ministers	1818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5: 155-156	努尔哈赤	《大清圣训》(节译)
Embassies from China to Japan	1819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9:377-384	郑若曾	《筹海图编》(节译)
Governor of Canton's Topographical Account of the Province	1819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10:432-442	阮元	《广东通志》(节译)
A Domestic Scene in China	1821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15:765-770	未详	所据文献不详
The He Chaou, or "Joyful Proclamation" of the New Emperor of China, Taou-kwang	1821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15:789-792	道光帝	《登基喜诏》
The Last will and Testament of the last emperor Kiakhing	1821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15:792-796	嘉庆帝	所据文献不详

How to Lay the Foundation of a Good Destiny	1821	<i>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16:807-818	袁了凡	《了凡四训》之“立命箴言”
A Discourse Concerning the depth of Paternal Love, by Fuh	1822	<i>The Indo-Chinese Gleaner</i> . No. 20: 1040-1044	未详	所据文献不详
Taoukwang's prayer for rain	1832	<i>The Chinese Repository</i> . Vol. I:236-238	道光帝	《求雨祷文》
A Proclamation by Choo, the Lieut-governor of Canton	1833	<i>The Chinese Repository</i> . Vol. I:460-465	朱桂楨	广东巡抚朱桂楨通告
Canton Governor Loo's instructions to the troops	1833	<i>The Chinese Repository</i> . Vol. II:129-130	卢坤	所据文献名不详
Edict relating to monopolizing grain	1833	<i>The Chinese Repository</i> . Vol. II:90-92	未详	所据文献名不详
A Transcript in Roman Characters, with a Translation, of a Manifesto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issued by the Triad Society	1834	<i>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i> . Vol. 1:93-95	三合会	三合会宣言

除以上译作外,据吴义雄(2009)推测,《印中搜闻》的“大事记”和“印中新闻”这两个重要栏目的主要内容就是马礼逊摘译《邸报》而来。笔者相信这一合理推测。据此估算,马礼逊发表在《印中搜闻》上的译文数量至少超出上表统计两倍以上。马礼逊发表在《印中搜闻》上的译作,其中不少还被《中国丛报》再次刊登。

## 2.3 见于工具书和教材的附带性翻译

为方便其时来华传教士、商人、外交官以及其他各类人员学习中文,马礼逊耗费巨大精力编纂了一批工具书和中文学习材料。这些字典和教材中包含有大量中文字词、句子和篇章的英译,其中工具书《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教材《中文会话及凡例》(*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和《广东省土话字汇》(*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所含翻译成分极高<sup>④</sup>。

《华英字典》:这是马礼逊耗时13年编纂而成的一套三部六卷的皇皇巨著,1815年至1823年陆续在澳门、伦敦出版。其对中国文化信息的英译,以第一部《字典》为最,第二部《五车韵府》次之。第三部虽为英汉字典,却也收录了为数众多的中文名言警句。文献来源包括儒家典籍如《论语》《孟子》《易经》《书经》等、史书经典如《左传》《史记》等、小说戏剧如《红楼梦》《三国演义》《玉娇梨》《好逑传》等、中医典籍如《本草纲目》《广群芳谱》等。

虽是编纂工具书,马礼逊却带着强烈的文化比较意识,不厌其烦地通过关联词汇或表述来展开相关的文化阐释。迥异于此前中国所有辞书的是,马礼逊的例句和释义并不限于经史子集类著作,而是大量引用小说、戏曲、俗语、谚语、谜语乃至日常口语。从文化传播效果看,正由于这种文化比较意识和大量广泛的引征,马礼逊《华英字典》中的中国文献英译“几乎可以作为19世纪20年代中西之间围绕着文学理念、文学史传统、文学

体系等所展开的一次具有一定水准的无声对话。”(段怀清 2014)

《中文会话及凡例》:1816年出版于澳门。该书是“为初学汉语者设计的一本教材”,用英语编写而成。全书第一部分是按主题编排的15个会话和16篇短文,以英汉对照形式呈现。其中会话主题包括“店员与客人”“与茶叶商人”“官员与来客”“商人与学者”“主人与仆人”等,短文的主题包括“中国做客之道”“广州火灾”“船只失火”“春日随笔”“官员受贿”等。其中一部分材料由“东印度印度公司一位绅士”提供(Morrison 1816:i),其余则是马礼逊本人多方搜集而来。可以查证的文献来源包括古典小说如《说唐后传》《英云梦传》《红楼梦》等、戏曲剧本如《缀白裘》《钗钏记》等、通俗读物如《笑林广记》等。第二部分是58个散句,均为在中国广为熟知的名言警句,如“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家和贫也好,不义富如何”“礼防君子,律防小人”“休恨眼前田地窄,退后一步自然宽”“心安茅屋稳,性定菜根香”“满肚皮怀着鬼胎”等。它们分别来自《论语》《孟子》《礼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省心铨要》《清静经》《增广贤文》《明心宝鉴》等经典著作。

《广东省土话字汇》:1828年出版于澳门(Morrison 1928)。该书第一、二部分分别为英汉字汇和汉英字汇,第三部分为常用语“杂汇”,涉及汉英翻译的自然是第二、三部分。第二部分主要是单个字汇的英译,并有个别词条提供例句。跟马礼逊其他类似著作一样,《字汇》中多数条目包括该词的粤语拼音、汉字以及英译三个部分。有些条目的英译,马礼逊采用其惯用的先逐字直译再整句意译的方式。如“*How-tsay-ma*,好嘴马,*Good lips horse;a fluent specious talker*”;“*Im-che-tak-kuy*,唔知得佢 *Not know can him. —I dont know him. I dont know his affairs.*”。第三部分“常用语杂汇”,分为“世务”“天文气候”“禽兽”“颜色”“艰苦”“疾病”等24大类。其分类并不严谨精确,如将“酒囊饭袋”“坐井观天”收录在“争闹”类,将“惊弓之鸟”“功不补过”纳入“艰苦”类等。

除以上所述三种情形的汉英翻译外,马礼逊所译中国文献还散见于其他书籍和一些书信之中。例如,中文语法教材《通用汉言之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附有英译诗歌二首(《寄友人》《忆父》)以及辞、曲各一首(《送春辞》《江南曲》)。

### 3. 翻译的理想标准与妥协原则

在翻译工作中,马礼逊不但勤奋高产,而且很善于进行经验总结和理论思考,并对翻译相关问题发表过系列论述。这些论述既涉及他心目中理想翻译的标准,也有理想难以实现时的妥协原则。

#### 3.1 翻译的理想标准:忠实、明晰、地道

马礼逊在《大学》译本前言里的一段宣称,与其说是

对该译本实事求是的描述,不如说是他对理想翻译的一种追求。他说该译本是“本文的直译”,其意旨是“既译出原文的意义,也译出其风格与手法”(Morrison 1812:21)。此后,他在1819年写给伦敦会的一份报告中论及圣经汉译时提出“用忠实、明晰、地道的译文表达原著的意义与神韵”(Morrison 1839:8)。这一表述可以视为马礼逊对于翻译的理想标准。至于何以要在汉英翻译中译出中文原文的语言风格,马礼逊的理由是:

对于学习者而言,展现中文原句语言风格的直译大大胜过模糊的意译,后者大致包含原文意义但会使原文风格丧失殆尽。若有人想学孔子的语言,最好听他说一点地道的汉语,而不是听他用经典英语风格说话。(Morrison 1865)

圣经翻译家和理论家乔治·坎贝尔(George Campell)曾于1789年提出翻译“三原则”:1)译文应充分再现原作的意义;2)译文应保留原文的风格与手法;3)译作应跟原作一样流畅”(Venuti 1995:75)。不难发现,上述马礼逊关于翻译原则的阐述,跟坎贝尔的“三原则”何其相似!实际上,马礼逊对翻译的历史和理论素有研究。他曾经研究过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现象并指出:“佛经翻译既非意译,也非直译,而只不过是把外文读音植入中国语言而已。除佛经翻译以外,古代中国并无真正的翻译”(Morrison 1819)。他对“直译”“意译”之争的论点极富见地:翻译方法的运用须视原文的性质而定(Morrison 1819)。对于坎贝尔的“三原则”,他也曾提出过自己的批评意见:

第二条和第三条原则往往互不相容。我们通常可以遵守第二条原则使译文十分明晰,但往往会违反第三条原则。原文的流畅主要取决于词语搭配等风格构成要素。通常情况是,当你保留了原文的风格和手法,译文虽然会显得粗糙,但仍然可以理解,而且比你使用常见的、顺畅的表述更为易懂、更能达意。(Morrison 1819)

看得出来,马礼逊对于翻译原则有着深刻理解。他基于坎贝尔的理论所提出的翻译标准是翻译理论的重要发展,且有可能对严复“信、达、雅”翻译标准的提出产生过直接影响<sup>⑤</sup>。仅凭这一点,马礼逊就已配得上翻译理论家的名号。遗憾的是,“他提出的翻译理论并没有受到后来圣经翻译界和现代翻译研究足够的重视。”(颜方明、秦倩 2017)

#### 3.2 妥协原则

马礼逊的翻译标准是一种理想,这种理想尤其反映了他对“忠实”“明晰”“优美”三个要素的追求。但是,对于马礼逊而言,做到理想的翻译谈何容易?当理想无法企及而不得不在三者之间做出选择时,马礼逊有他的妥协原则。

##### 3.2.1 质与文:忠实至上,优美第二

马礼逊的翻译“三原则”,究其深意,主要关乎“意

义”和“风格与方式”两大关键要素。他认为译者有两大职责,一是准确理解原文意思,二是忠实、明晰、地道地表达原作的意义和神韵(Morrison 1839:8)。马氏在翻译的两个基本步骤“理解”和“表达”的基础上提出的“忠实、明晰、地道”原则,实际上在更高层面上可以约化为“内容的忠实”和“形式的优美”。当这二者存在矛盾,即理解质量(意义的再现)和表达质量(形式的再现)不能得兼时,他有着自己鲜明的主张。

我认为,第一职责要比第二职责更为重要。因为译文无论如何漂亮都不能弥补对神圣的原文的误解,而译文风格在某种程度上的粗糙却不会破坏其意义。(Morrison 1839:8)

这里,马礼逊讨论的是“第一职责”(理解)跟“第二职责”(表达)何者更为重要的问题,而实际上表达的是他心目中内容的“忠实”和形式的“漂亮”孰轻孰重的主张。

如果说以上的表述还尚未直面“忠”“美”孰轻孰重的问题,他下面这番议论则是对这一问题直截了当的表态<sup>⑥</sup>(Servus 1819):

忠实与明晰须优先于优美。外国人断难拿出优美的译文来。如若为了简洁性而牺牲明晰性,或是为了迎合有学问之人而去冒不忠实之风险,将是迂腐不智之举。

马礼逊在“忠”和“美”之间的选择,自有其自身的翻译经验作基础。

根据我在商业和政务翻译方面的丰富经验,我知道,外国人完成的很不优美的译本,也能让本国人士清楚地理解原文的意义和神韵。(Morrison 1839:8)

### 3.2.2 译文风格:宁愿“不美”,不可“难懂”

从事一项翻译活动,在充分理解原文之后,译者每每会面临译文语言风格选择的重要问题。马礼逊十分重视译文语言风格问题,并对此有十分明确的主张:

我在翻译中认真审视过忠实性、明晰性和简洁性,倾向于使用常用词而不是生僻、典雅的词汇,并避免使用专业术语。我宁愿被认为不优美而不愿让人觉得难懂。(Morrison 1839:9)

以下则是马礼逊《华英字典》第二部前言中的一段话(Morrison 1865):

学人们期望在本著翻译中所看到的,应该不是精确的表达,而是词汇的含义,因为这样可以帮助他选择恰当的用词。不应该指望各个词汇所含诗意得到精确的再现,也不该指望准确再现其全部修辞意义和典故。……(从事翻译的)商人和传教士们还有其他的任务……因此不能因其没能把一切做到无可挑剔而妄加指摘。

这段话表达的是马礼逊在翻译时所倡导的另一个重要观点:表达形式是可以将就的。也就是说,当译者的能力与精力不可能或者难以做到使译文尽善尽美时,

只要能目标读者较轻松地理解原文的意义,译文表达形式的粗糙是可以容忍的。

从本节分析可以发现,马礼逊的翻译标准或原则,归结起来,其实质就是“忠实、易懂”。他对“忠实”与“易懂”的偏好,是在特定情势之下在翻译原则上的一种务实选择。我们认为,这一务实的选择是其翻译目的所决定的。

马礼逊英译中国文献之目的,暗含了他对所译文本目标读者群体的考虑。这一群体不是欧洲的文学、历史、哲学等领域的专家学者,而是关心中国基督教传播的教内人士以及关心中国文化与国情的政界、军界、商界人士和其他普通读者。他十分清楚,目标读者们其时需要的不是辞藻华丽却可能晦涩难读的花样文章,而是信息真实丰富、语言明白晓畅的质朴读物。因此,无论是哪一个翻译目的的实现,都要求他尽可能原汁原味把有关中国文化、国情、语言等方面的情况用欧洲非专业人士能够明白的语言加以再现。因此,他在“得兼”难以企及的时候,宁愿牺牲“美”而实现“忠”,宁可“不美”而不愿“难懂”,就成了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 4. 常用翻译方法

“忠实”是马礼逊翻译活动的最高标准。至于实现忠实翻译的手段,从马礼逊在其翻译副文本中对直译原则的多处宣称可以发现,他认为只有直译才能确保译文的忠实、准确,才能保留中文原文的语言风格。

马礼逊的“直译”,可以理解为一种原则、策略层面上的表述,具体说就是前文所述及的“既译出原文的意义,也译出其风格与手法”。至于具体方法,他认为“不能将直译理解为给出每个词固定不变的意义,而是接近其在原文句子中的意义。”(Morrison 1816:vi)

遍览马礼逊的各个译作后我们发现,他在“直译”的总策略下,视情形运用了各种翻译方法。其中一般文献以直译为主,工具书和教材则以“直译+意译”为主,翻译中有时夹杂文化背景知识介绍。本节主要从《广东话土话字汇》和《华英字典》中选取典型例证,分析说明马氏使用较多的几种翻译方法,展示其翻译风格。

### 4.1 严格的直译

在马礼逊的汉英翻译著作以及各类工具书和教材中,随处可见严格的直译。对于中文里常见的一些比喻性词句,其译文仅提供原文的字面意义。兹举几个典型例证<sup>⑦</sup>:

(1) 见银口就软 See the silver, their mouths are forthwith soft.

(2) 外言不入,内言不出 Externally, words not enter; internally, words not go forth.

(3) 黍熟头低,麦熟头昂 The grain Shoo, when ripe, hangs its head; When wheat ripe, raises( erect) its head.

诸如此类的严格直译,能否让英语读者真正理解相

关键词的意义,我们持怀疑态度。例(3)中的“黍熟头低,麦熟头昂”是用两种作物成熟时的不同形态,形容有人低调而有人喜欢趾高气扬。因译文对比喻义未做必要说明,英语读者恐难理解其寓意所在。

这种翻译方法的不足,其实马礼逊自己是清楚的:

十全十美的直译是不切实际的。若要更好感受汉字的意义,需要学习者去熟悉这门语言,而不是靠字字对译的直译来传达(Morrison 1816: vi)。

这一认识,与钱钟书所说翻译具有“媒”的作用,似有异曲同工之妙。

#### 4.2 直译+意译

较之于严格直译,马礼逊在中文比喻的翻译上更多采用的是“直译+意义”的方法,将原文的字面意思和比喻意义同时译出,前后并置。兹举几例<sup>⑧</sup>:

(4) 身在帝王边,犹如共虎眠 Being by the side of an Emperor, is like sleeping by the side of a tiger. High places are slippery and dangerous.

(5) 凡事当留余地 In everything leave a little spare ground. i. e. observe moderation in everything.

#### 4.3 逐字译+意译

目的决定手段。早期来华传教士所事汉英翻译,其中一个重要目的是帮助他人学习中文,因此翻译时特别重视中文原文语言表达形式的忠实呈现。马希曼认为仅凭直译还不能充分展示汉语语言的特性,因而觉得极有必要将汉语原文原样呈现(Marshman 1809: xxxv)。为了做到“原样呈现”中文原文,他们采取了逐字翻译这一极端直译的做法。马礼逊在其工具书和教材中所涉及的翻译中,经常采用“逐字译+意译”的方法。兹举例如下<sup>⑨</sup>:

(6) 目无法纪 Eye no law; completely regardless of law.

(7) 纸老虎, a paper tiger, a false pretext to frighten people.

#### 4.4 翻译+说明(注释)

有时候,马礼逊在对原文进行直译或意译之后,还对该词句的意义、用法或所涉典故做出补充说明和注释。例如<sup>⑩</sup>:

(8)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Lay down the butcher's knife, and you will become a Sēen, or (like) the god Fuh; the sect of Fuh, considers taking animal life a great crime.

在例(8)中,马礼逊的翻译运用了补偿手段,补充了佛对于杀生之态度这一文化信息,以助读者更好地理解。

又如,在《三字经》译本中,马礼逊将“小学终,至四书”一句译为“... proceed from the Hiao-king (a work on filial piety)<sup>⑪</sup> to the Szu-shu (the four books)”。 “四书”的译文,既传递了原文的意义(the four books),也保留了原文的表达形式(the Szu-shu)。不过这种“直译+解释”的翻译方法似乎并未贯穿于所有类似情形,对于许多我

们认为需要提供解释的词汇,他仅用了直译。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的翻译“A prince and minister; a father and son; a husband and wife, are three relations”就是用“three relations”直译“三纲”,“蔡文姬,能辨琴。谢道韞,能咏吟”的译文“Tsai-wen-ki could play on a stringed instrument, Sie-tao-wen could sing well”对句中两个人名也仅是做出音译而未对人物做出任何说明。

#### 4.5 翻译+评点

“在英译副文本的运用频率上,传教士译者群体存在较大的个体差异……马礼逊是表现最为突出的一个”(邓联健 2015: 156),他在工具书和教材中的词句和篇章翻译也时时做出评点,且其点评多为负面指摘。

(9) 世务大曰政,小曰事。The great concerns of the world are called Ching; the less, are called Sze. To this distinction, however, they do not adhere<sup>⑫</sup>.

这里,马礼逊在译文之后针对中国人“政”“事”不分的现象进行评论,指出“他们并不遵守这一区分”。又如,在《华英字典》卷一第81页“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的英译文之后,马礼逊指出“在这个令人费解的句子中两次出现‘位’字,其确切含义极难把握。”

又如,马礼逊在《中国作品英译集》中利用脚注对“上天之心为仁与爱”一句进行点评:“这句话说得很好,人格化的上天好像就是上帝,这是我们熟悉的理念;但他们常将天和地并置,并用让我们困惑不解的方式对其人格化,使其归于世俗”(Morrison 1815: 32)。实际上,在马礼逊的英译作品中,这一类负面点评可谓随处可见,不胜枚举。

#### 5. 结语

凭借其在英汉、汉英方面卓越的翻译成就以及突出的理论贡献,马礼逊称得上是一位建树颇丰的翻译家。就汉英翻译而言,他虽未将其视为事业生涯的主要任务,但他在这一方面实际上可谓成绩斐然,影响巨大。作为最早将中国文献译入英文的翻译家之一,他的翻译有着鲜明的实用目的和与之适应的翻译方法。他所译儒家典籍、官府文件、通俗作品以及各种字典和教材中极其丰富的中国文化信息,都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其时对中国知识极为饥渴的西方人士,对19世纪上半叶西方中国观的形成、各国对华政策的酝酿制定以及西方汉学的逐步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礼逊有着极高的语言天赋,而且从事汉英翻译工作态度十分认真<sup>⑬</sup>,其译作质量可以说达到了那个时代的译者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但终究因“于风土人情之不谙,语言文字之隔膜”以及各种必需资源的匮乏,其译作中各种误译甚至是低级错误在所难免。诸如将“多事的人”译为“A busy body”(忙碌之人)、将“伯仲之间”译为“Amongst brothers”(兄弟之间)、将“行伍出身”译为

“To go forth with the army”(随军而行)之类的错误 偶可见于其笔端。这可能正是他在汉英翻译方面的地位被后来客观条件更优、精力投入更大的译家(如理雅各等)所取代的原因。但是,这无论如何不能成为抹杀马礼逊汉英翻译卓越成就的理由。

#### 注释:

- ① 究其原因,客观方面的因素至少有三。其一,汉籍英译并非马礼逊来华的主要任务和首要精力投入点。马礼逊动身来华时,从伦敦会接过的使命主要是三项:学习中文、翻译圣经和编纂字典,其中并不包括汉籍英译。遍览其书信和日记,也稀见有关英译工作的记叙。其二,相对而言,汉籍英译不是马礼逊一生的主要事业。其传教布道的诸多首创之功、圣经汉译筚路蓝缕之伟业,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他的汉籍英译事业成就。其三,马礼逊虽为汉籍英译的先行者,但其光芒被后来的传教士和汉学家所遮蔽。正如闵福德等人所评价的“先驱传教士译者的光芒已被理雅各、翟理思等遮掩。”(Minford & Lau 1996: iv)
- ② 据吴义雄(2009)的考证,在《印中搜闻》上笔名为“Amicus”的重要著译者就是马礼逊。另据《基督教周报》,在《印中搜闻》以笔名“Servus”发表著译作品的也是马礼逊。据该刊第2393期(2010年7月4日)介绍,“马礼逊牧师在《印中搜闻》(*The Indo-Chinese Gleaner*)曾用 Servus 笔名撰写一些广州编年记事”。
- ③ 表中《印中搜闻》的页码系该刊自第1号至第20号的连续编页。
- ④ 大概正因为《华英字典》《广东省土话字汇》《中文会话及凡例》三部著作涉及的翻译成分极高,王尔敏(1975)将三者均视为译著收入《中国文献西译书目》。
- ⑤ 例如,颜方明、秦倩(2017)曾证明,马礼逊的圣经译本是严复翻译圣经片段过程中参考的重要圣经汉译本,并指出“相对钱锺书和鲁迅提出的严复理论‘源自古代佛经翻译理论的观点,严复更可能是在融汇中西翻译理论基础上的继承性发展’”。
- ⑥ 据马礼逊(在该文用中使用笔名 Servus)在该文开头部分的介绍,所引观点是他“一位朋友”提出的。他认为这些观点“看上去都不偏不倚,而且管用”,于是补充了一些“自己的观点”一起交与《印中搜闻》发表。
- ⑦ 例1-3来自《广东省土话字汇》卷三(原书未标示页码,下同)。例4、例5分别来自《华英字典》卷一第37页、第88页。
- ⑧ 例6、例7来自《广东省土话字汇》;例8、例9分别来自《华英字典》卷一第45页、第50页。
- ⑨ 例10-12来自《广东话土话字汇》。
- ⑩ 例13来自《广东话土话字汇》;例14来自《字典》卷一第70页。
- ⑪ 马礼逊误将“小学”译为“孝经”。
- ⑫ 例15来自《字典》卷一第45页。
- ⑬ 马礼逊在原文理解方面态度十分审慎。例如,在《中国通俗作品译文集》第47页的一个脚注中,马礼逊对该句意思做出说明后,指出“这是译者的中文老师的阐释”。

#### 参考文献

- [1] Cordier, H. *Bibliotheca Sinica* (2nd edn. Vols. 1-4) [M]. Paris: Librairie Orientale & Americane, 1904—1907.
- [2] Marshman, J. *The Works of Confucius, Containing the Original Text,*

*with Translation to Which is Prefixed a Dissertation on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 [M]. Serampore: The Mission Press, 1809: xxxv.

- [3] Milne, W. *A Retrospect of the First Ten Years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 to China* [M]. Malacca: Anglo-Chinese Press, 1820.
- [4] Minford, J. & L. Joseph.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 An Anthology of Translation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 [5] Morrison, E. A. *Memoirs of the Life and Labours of Robert Morrison* (Vol. 2) [M]. London: Longman, Orme, Brown, and Longmans, 1839.
- [6] Morrison, R. *Horae Sinicae: Translations from the Popular Literature of the Chinese* [M]. London: T. Williams and Son, 1812.
- [7] Morrison, R. *Dialogues and Detached Sentences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M].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16.
- [8] Morrison, R. Original Preface [A]. *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 II, Vol. 1) [Z]. London: Trubner & Co. (reprinted), 1865: iii-ix.
- [9] Morrison, R. On translation [J]. *The Indo-Chinese Gleaner*, 1819 (9): 210-215.
- [10] Morrison, R. *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 [M]. Macao: East India Company's Press, 1828.
- [11] Servus, Remarks on the translations of the Scriptures [J]. *Indo-Chinese Gleaner*, 1819 (8): 84-88.
- [12] Venuti, L.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 [13] Williams, S. W. List of foreign works upon China [J]. *The Chinese Repository*, 1849 (18): 402-443.
- [14] Wylie, A. *Memorials of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to the Chinese: Giving a List of Their Publications, and Obituary Notices of the Deceased* [M].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67.
- [15] 曹灵美,唐艳芳. 典籍英译中的“中国话语”研究——以赛珍珠《水浒传》英译为例 [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 (4): 89-92.
- [16] 邓联健. 委屈求传: 早期来华新教传教士汉英翻译史论 [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5.
- [17] 段怀清. 晚清新教来华传教士语境中的 Literature 概念——以马礼逊的《华英字典》为中心 [J]. *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6): 61-67.
- [18] 王尔敏. 中国文献西译书目 [M]. 台北: 商务印书馆, 1975.
- [19] 吴义雄. 前言 [J]. *印中搜闻*.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09: 1-23.
- [20] 颜方明, 秦倩. 严复与马礼逊的“信达雅”理论及圣经翻译对比研究 [J]. *外语与翻译*, 2017 (1): 15-20.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新教传教士百年汉籍英译史研究”(项目编号: 16BY033)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邓联健, 广西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博士, 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翻译史、外语教育。

责任编辑 吕生禄